

大學學習者的「通識意義」再論述：

日本大學「情境學習」之共善觀為例

**A Re-Discourse on how College Students Could  
Inspire a Meaningful General Education: Two  
Japanese Cases of Situated Learning Engaged in a  
Meaning for the Common Good**

王俊秀

Wang, Juju C. S.

Author's Correspondence Information

作者通訊

王俊秀 **Wang, Juju C. S.**

professor emeritus

Interdisciplinary Program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Center for General Education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

國立清華大學人文社會學院學士班、通識中心榮譽教授

7F.-2, No. 60, Jianxin Rd., East Dist., Hsinchu City 300045, Taiwan (R.O.C.)

Email: Jujuwang2@gmail.com

DOI:10.6360/TJGE.202312\_(32).0003

---

收稿日期：2023/12/02；修正日期：2023/12/25；接受日期：2023/12/30

## 摘要

本文企圖由大學學習者的立場出發，論述如何透過情境學習賦予通識學習意義與人生意義，情境學習的情境來自於學習者的生活經驗與體驗，透過實踐共同體的共作與共學，再連結到概念，來回思辯與對照後，將其學習意義化。該學習有四大要素：內容、脈絡、實踐共同體與參與。本文提出日本大學的兩個個案：寺院零食俱樂部與大學生協，前者為名屋產業大學的愛情教育，後者為東大的教養課程。兩者的共同點為共同受益的經驗，先以情境學習的四要素來探討兩個個案。接著連結到永續發展，即跨領域的一起永續思考：環境、社會與經濟。並從個體私益轉向共同體的共益邁進，即從獨善到共善，人類中心到生態中心。在此過程中，學習者的通識意義一再被思辯、蘊釀、強化與內化，而成為終極價值。

**關鍵字：**通識意義、情境學習、永續發展、共善觀

## 壹、前言

「通識臺灣」在一路走來的發展道路上，其論述中陸續包容了博雅、通才、教養、融通、書院、共通、全人等概念與內容，各種東西理論百花齊放<sup>1</sup>，造就了「通通都識」的時代，更造成了外溢效果：專業以外的全部是通識。在大學教育的光譜上，從零通識到全通識都是選項，不過目前的通識範疇界定(Scoping)主要由大學校方由上而下主導之，學習者由下而上的參與及賦予「通識意義」的機會較少，導致在學習上不知為何而戰？為誰而戰？因此本文進行學習者觀點的「通識意義」再論述，包括大學的意義，以探討通識學習存在的意義追尋，並以共善型情境學習的兩個個案為例探討之。

---

<sup>1</sup> 黃俊傑教授歸納出通識教育的三種理論：精義論、均衡論與進步論。參見黃俊傑：《大學通識教育的理念與實踐》，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2015，頁 156-170。iRead eBooks，doi.org/10.6327/NTUPRS-9789863500667。

## 貳、意義的追尋

論述「意義」，得先回歸到哲學層次，法國哲學家 Maurice Merleau-Ponty (1908-1961) 說過：人是註定要尋找意義的動物<sup>2</sup>。一般而言，「人生意義」常被觸及，例如發問：人生的意義到底是什麼？我生而為人是為了什麼？換成通識問之：「通識意義」到底是什麼？我修通識是為了什麼？如果「人生意義」指的是：在一個人過去和未來的生活經驗中，值得追求的終極價值。在追求過程中會出現「工具理性」和「價值理性」的論點<sup>3</sup>，大學學習者的「工具理性」思考包括畢業 128 學分、找到好工作等，「價值理性」則包括追求幸福、自由、正義等，也可說是價格與價值之爭了。

如果可以讓大學中的「通識意義」進而連接到「人生意義」，那麼「通識意義」亦可視為追尋終極價值過程中的推手。終極價值的論述包括亞理斯多德 (Aristotle) 的「終極的好」(the highest good) 或大學之道所論述的「止於至善」。本文企圖由強調個體主體性的獨善、至善觀到互為主體性 (Intersubjectivity) 的共善觀，並連結到由人類中心主義、生命中心到生態中心主義的典範轉移。

### 一、大學的意義

大學的光譜從古典的修道院型大學到廢墟大學，從引領思潮到隨波逐流，從文化的到商業的，被認為是「理性制度化」的結果<sup>4</sup>。因此大學教育更需要整體論述的「學習意義」，避免落入「兩種文化」的困境，即專業與通識兩立的現象已成為大學教育的常態，兩種課程、兩批教師，已忘記學習者為同一個人，

---

<sup>2</sup> 強納森·蓋貝：《新世紀的探索：追尋生命的意義》，楊世波譯，新北：新雨出版社，1997，頁 4。

<sup>3</sup> Weber, M. *Economy and Society*. edited by Guenther Roth and Claus Wittich,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8, pp. 399-400.

<sup>4</sup> Readings, Bill. *The University in Ruins*. Howa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意即學習者的主體性被忽視。因此更需要回歸大學精神或大學靈魂，大學的字源 *Universitas* 是由兩個字根合成 *Unum+Versus* 代表趨向合而為一之意，即知識的整合（通識加專業、正式與潛在課程）與培養「全人」是大學原來的目的，尤其東方「士」之精神：推十為一，「推十」可被視為多元學習或跨域學習，其中當然也包括專業，另可稱之為「自我博物館化」，「一」則整合前述的多元學習使成為獨特的知識份子。因此東方士的概念與上述西方大學字源（趨向合而為一）可以相互輝映，即先大大的學，再一以貫之<sup>5</sup>。

此外，大學字根上的寰宇精神以及作為讓不同生命相遇的場域（*Campus*），早在 1817 年就被 Thomas Jefferson 定義為學術之村，接著出現各種定義如學習之城、綠草如茵之地、學院式生活、學校特色與精神等，多少說明了整體論述的「學習意義」。而「寰宇精神」則指稱格局與視野，「不同生命相遇」指稱跨界與共學，「*Campus*」指稱校園生活與文化，更是情境學習的場域。

## 二、教育與學習的落差

教育常以課程為主體，但學習卻早已超越課程，進入前述大學（大大的學）的境界。特別在人工智慧（AI）興起之後，傳統、單一且內容導向的課程可能被取代，有一位教育哲學家說過：教育就是忘掉教室所學剩下的，可知傳道取代授業的時代於焉來臨，教師之道即提出思辯的種子與概念，由學習者的生活經驗中，練習培養無用之用的論述能力，不只學得多元，而是更要學到賦予學習意義，以備未來的人生大用。2023 年，日本京都大學的特殊選才計畫，其主題正是「無用之用」<sup>6</sup>。

回顧歷史中的教育哲學，從法國哲學家盧梭的「回歸自然」到德國哲學家黑格爾的「倫理規範成為人的第二天性」，學習者也從獨立自主的個體到遵守字

---

<sup>5</sup> 王俊秀：《大學抓地了嗎：當學士袍遇上市鎮》，五南，2019。

<sup>6</sup> 京都大學：〈京都大学特色入試説明会 2023（京都）〉，2023 年 6 月 21 日，[www.kyoto-u.ac.jp/ja/event/2023-06-21-0](http://www.kyoto-u.ac.jp/ja/event/2023-06-21-0)。

宙秩序的群體<sup>7</sup>。而美國的教育哲學，也從前述的影響下，從與時俱進型到永恆價值型，其中論戰無數，例如大辯論（The Great School Debate）<sup>8</sup>。與時俱進型的代表作之一為進步主義的公民教育，早期曾經主張服從（鸚鵡學派）成為進步公民的代名詞<sup>9</sup>，而非站在另一端的公民不服從。更在資本主義的潮流下，學習者甚至成為企業的產品。近年來，教育回歸到永恆價值型，即主張靈性價值（人性中展開的神聖內在）的全人教育，一種滋養與激勵學習者內在能量的民主學習與教育制度<sup>10</sup>。本文主張有感的生活經驗與體驗，得以成為激勵學習者的內在能量，即自我培力（self-empowerment）與共同培力（co-empowerment）。

### 三、共善思潮

作為終極價值的一環，「獨善其身」與「止於至善」常常被探討，它們被視為是人類中心主義的經典論述，隨著全球變遷與環境典範的轉移，生命與生態中心主義成為「共有地：我們只有一個地球」的主流論述，共善思潮於焉興起，互助合作成為共善的第一步。人類學家 Margaret Mead 曾說：幫助別人渡過難關就是文明的起源<sup>11</sup>。當我們合作時，我們就會成就更好的自己。臺灣在推動書院教育時，「先成為人，再成為公民，後成為士農工商」曾經被論述與實踐，而共學、共作、共遊、共宿（不同系混住）理所當然成為「宿學」的標準配備<sup>12</sup>，其間，共善作為學習者的通識意義，就像風一般，輕輕吹拂。

---

<sup>7</sup> 蘇永明：〈黑格爾對盧梭的學習者中心論之批評〉，《通識在線》，第 32 期，（2011.1），頁 31-33。

<sup>8</sup> 18 世紀曾有一次 The Great Debate，由 Edmund Burke and Thomas Paine 辯論進步與保守。之後的數次學校大辯論則有關那一種學校適合美國，並受到前術辯論的影響。

<sup>9</sup> Ron Miller：《學校為何存在？美國文化中的全人教育思潮》，張淑美、蔡淑敏譯，新北：心理出版社，2007，頁 140。

<sup>10</sup> 同前註 9，頁 133

<sup>11</sup> “Margaret Mead.” *Wikipedia*, en.wikipedia.org/wiki/Margaret\_Mead.

<sup>12</sup> 王俊秀：〈Part 3：宿學與共學：清華學院的化學實驗〉，載於陳幼慧（主編），《通識最前線：博雅與書院教育人文培育圖像》，臺北：政大出版社，2013。

## 參、情境學習與永續發展

放在通識教育的脈絡中，情境學習與永續發展為一體的兩面，由學習者的生活經驗與體驗出發，展開學問：學習發問，並在跨領域的情境中思辯，由獨善、兼善到永續發展的共善觀。

### 一、情境學習

學習方法何其多，各有所長，但如回到學習者主體的立場，則如何提供有感的學習環境，有助於提升學習動機，確實已成為值得發展的學習方法之一。其中之一為情境學習（situated learning），該學習主張藉由各種場域所得到的體驗與經驗，進入情境脈絡中，從中找出衝擊或影響（impacts），引發主體覺醒<sup>13</sup>，學習者們並形成實踐共同體（community of practice），透過群體共學，集結分散式智慧，以用來解決問題或提出新方法<sup>14</sup>，並可進而連結概念化、意義化（mean something）與內化，成為通識意義及人生意義。

情境學習一般多用於幼稚園、小學之動手作課程以及採行學徒制的專校，使新成員們同化於共同體共有的規範、行為、價值、關係與信念。可知情境學習是一種社會過程，而知識則是共同建構<sup>15</sup>。但如往後延伸，亦可用於大學的通識教育，加入如 STS、科學哲學、永續發展等的元素，同時可成為教師轉型成為師生共學的機會。情境學習經過多年的發展，被集約成四元素：內容、脈絡、共同體與參與<sup>16</sup>，內容指稱情境的事實與過程；脈絡則為情境價值；共同體支持

---

<sup>13</sup> 黃俊傑：《轉型中的大學通識教育：理念、現況與展望》，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5，頁 21-45。iRead eBooks，doi.org/10.6327/NTUPRS-9789863500698。

<sup>14</sup> Lave, Jean and Wenger, Etienne. *Situated Learning: Legitimate peripheral participation*.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Press, 1991, p. 40.

<sup>15</sup> Anderson, John R., et al. "Situated learning and education." *Educational researcher*, vol. 25, no. 4, 1996, pp.5-11. *Sage Journals*, doi.org/10.3102/0013189X025004005.

<sup>16</sup> Rankin, William. "Natural Learning." *Unfold Learning LLC*,

意義發生；參與包括共作、共學與反思。下一節探討永續發展，一方面作為情境學習的具體結果，二方面進而賦予共善之學習意義。

## 二、永續發展（Sustainable Development）共善的論述

永續發展（Sustainable Development）的論述催生了共善的思想，該理念源自 1972 年的人類環境會議，體認到人類（即社會）因追求經濟成長而對環境的破壞，人類成為加害者與受害者。因此開始區隔永續與永遠；發展（development）與成長（growth）。「永續」隱含更好的傳承、世代正義（這一代的更好不可以造成下一代的更壞），「發展」隱含品質而非只有數量、全面而非片面。之後，聯合國成立 CSD（Council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以環境、社會、經濟三大範疇開始推動並發展指標系統，並特別以聯合國地球高峰會為平臺，例如目前推行的 SDGs 的 17 項目。此外，還有各種永續落差（sustainability gap），導致「我們沒有共同的未來」，包括南北落差、認知落差、島陸落差、東西落差、貧富落差等。為了消除本位主義與落差，因此永續發展的學術論述主張同心圓：從三圓分立、三圓交集到三圓同心<sup>17</sup>。而確實採用同心圓之國家即為 SDGs 評比多年冠軍的瑞典，其第 17 項 SDGs 更貫穿環境、社會與經濟。永續發展其跨領域特性（環境、社會與經濟）很適合作為通識學習的範疇，而永續發展的困境與落差（sustainability gap），在在成為賦予通識意義時的反思範例。前述的三圓分立時期，社會學家與經濟學家發現了「富裕中的貧窮」與「文明中的野蠻」等諸現象，背離共生與共善。此外，同字根（eco）的經濟學（economy）與生態學（ecology）開始探討 eco（oikos：家）的範圍，當家是生態中心的地球，而非人類中心的房子（house）時，經濟學家們也企圖引導經濟走向永續發展：

---

[unfoldlearning.net/2016/11/28/natural-learning/](https://unfoldlearning.net/2016/11/28/natural-learning/)；“Situated Learning.” *Wikipedia*, [en.wikipedia.org/wiki/Situated\\_learning](https://en.wikipedia.org/wiki/Situated_learning).

<sup>17</sup> 王俊秀：〈當東方遇到西方：永續發展同心圓、盤長理論與 GNH〉，載於黃之棟、黃瑞祺（主編），《綠色思潮與環境、政治》，新北：碩亞數碼科技有限公司，2014。

for the common good（共善）。<sup>18</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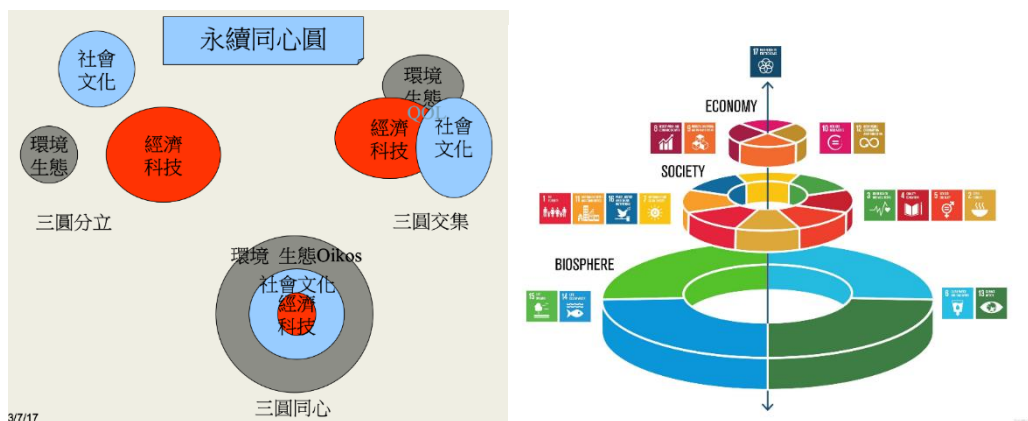


圖 1、圖 2 永續發展同心圓

資料來源：同前註 17；詳見註 19。<sup>19</sup>

### 三、名詞定義與論述

#### （一）情境學習：

該學習主張藉由各種場域所得到的體驗與經驗(內容)，進入情境主軸內(脈絡)，從中找出衝擊或影響（例如有感、好奇、受益），眾學習者產生思辯、跨域互動（實踐共同體），再透過共學，集結分散式智慧，以用來解決問題或提出新方法（參與）<sup>20</sup>，並可進而連結概念化、意義化（mean something）與內化，成為通識意義及人生意義。

<sup>18</sup> 赫曼·達利、約翰·柯布：《共善：引導經濟走向社群、環境、永續發展的未來》，溫秀英譯，新北：聯經出版公司，2014。

<sup>19</sup> Johan Rockström and Pavan Sukhdev 為瑞典的環境科學家，他們於 2016 年推出本模型，號稱 SDGs 婚禮蛋糕。Rockström, J. and Sukhdev, P. “A new way of viewing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and how they are all linked to food.” *Stockholm Resilience Centre*, 14 Jun. 2016, [www.stockholmresilience.org/research/research-news/2016-06-14-the-sdgs-wedding-cake.html](http://www.stockholmresilience.org/research/research-news/2016-06-14-the-sdgs-wedding-cake.html).

<sup>20</sup> 同前註 14，p. 40.



## （二）共善：

基於長年發展來的平等、正義與合作的哲學理念，共善在永續發展的理念與實踐中成為其終極價值。共善指稱積極發揮互為主體（inter-subjectivity）的力量，而非消極容忍，在平等中共同分享、在正義中培力弱者、在合作中產生力量。依前述之「永續發展同心圓」，則產生了環境、社會與經濟三者的同心且共善。

## 肆、共善型情境學習個案

### 一、日本寺院零食俱樂部情境學習個案

獲得 2018 年日本 Good Design Award 大獎的「寺院零食俱樂部」個案，是一件「看到限制，作到圓滿」的共善型社會設計，兼顧了環境、社會與經濟<sup>21</sup>。發起人為奈良縣安養寺的松島靖朗住持，當年震驚於「單親家庭的兒童餓死在家中」之新聞，才發現日本的兒童七個人之中就有一人處於貧窮狀態，單親家庭的相對貧窮率更高達 48.1%。「經濟的貧窮」更帶來「社會的貧窮」（孤立），造成沒錢沒朋友的困境。松島住持於 2011 年開始號召各寺廟將供品集合分類裝箱，透過支援團體送給有需要的家庭與學校的兒童。之後，除了原先供品外，也加上各種生活日用品、米、防災儲備品等。

名古屋產業大學／經營短大（下稱名產大）一起實施「愛情教育」（非指男女愛，而是關愛弱勢或 caring），將學習者派到日本寺院零食俱樂部去實習（俱樂部成員：愛知縣春日井市林昌寺），體驗「被依賴的情境」<sup>22</sup>，每一個月兩次，

---

<sup>21</sup> 王俊秀：〈第 12 章：社會包容關聯的永續發展目標〉，載於簡又新（主編），《永續發展教育》，臺北：中鼎教育基金會，2021。

<sup>22</sup> 入試広報室：〈たよってうれしい、たよられてうれしい。「おてらおやつクラブ」の活動について学びました〉，《名古屋產業大學》，2023 年 5 月 15 日，

替貧困兒童們裝箱、寫卡片寄出及參加寺廟集福分享之儀式等。之後再回學校師生一起討論兒童貧困的成因，並協助提案如何因應「COVID-19 貧困潮」：需要支援的單親家庭由本來的 315 戶增加到 8,548 戶<sup>23</sup>。受到支持的單親家庭，會回覆感謝卡或信函，上述愛情教育實習的大學生們也會由寺廟會員處收到副本，有些單親家庭會到現場致謝，實習的大學生們也會經同意後受邀參加：不同生命相遇，並由當事人口中了解兒童貧困的現況，名產大寺院零食俱樂部情境學習表如下表 1。

由於 COVID-19 之故，受助兒童的學校採用線上教學，雖因此多少解消了社會孤立的議題，但卻因此家中的電費大增，成為另外的問題。學習者經過實習「被依賴的情境」、參加集福儀式與訪談當事人（生命相遇）的經驗，也成為學習衝擊（learning impacts）與主體覺醒，進到教室的討論後，學習衝擊連結了入貧、脫貧、利他、設計思考、社會設計、培力、儀式、藝術治療、永續發展等概念，並加上馬斯洛的需求層次表（第三層為關愛），以結合該校推動的愛情教育，這些概念有助於學習者賦予該愛情教育課程的學習意義。同時期，各大學生協（生活協同組合：下稱生協）們也在各地協助開設兒童食堂，成為在地貧困兒童的庇護所。

表 1 名產大寺院零食俱樂部情境學習表

情境學習四要素	說明	附註
內容	愛知縣春日井市林昌寺，體驗「被依賴的情境」。	愛情教育（馬斯洛的關愛）。
脈絡	兒童貧窮、社會孤立。 經濟貧窮、社會貧窮。	COVID-19 貧困潮，需要支持的單親家庭

[www.nagoya-su.ac.jp/2023/05/27177/](http://www.nagoya-su.ac.jp/2023/05/27177/)。

<sup>23</sup> 認定 NPO 法人おてらおやつクラブ：〈増え続ける支援要請に「おてらおやつクラブ」は大ピンチ?! インパクトを損なわず、効率を高めることに試行錯誤の 1 年〉，《note プレミアム》，2023 年 6 月 29 日，[note.com/oteraoyatsu\\_club/n/n63ea63d7f5aa](https://note.com/oteraoyatsu_club/n/n63ea63d7f5aa)。

		315 戶增加到 8,548 戶。
實踐共同體	寺廟與支援團體已超過 1500 及 500 家。	合作力量大。
參與	裝箱、寫卡片寄出及參加 寺廟集福分享之儀式，和 被支援對象見面。	儀式強化意義。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在共善連結的部分，需要了解該俱樂部的整體系統，得獎當年（2018）的成員包括 932 家寺院與 377 個團體。目前，參與該俱樂部的寺廟與支援團體已超過 1,500 及 500 家，且超越單一宗教，連天理教、天主教亦共襄盛舉，每個月支持 16,000 位兒童<sup>24</sup>。在日本神道的宗教脈絡下，零食供品受到祝福後，將不同寺院祝福集合分享給弱勢家庭與兒童，稱之為「御裾分け」：集福分享<sup>25</sup>。食物的分享甚至擴大到故鄉稅，交稅之後會得到的各地的特產品，可以轉寄到俱樂部。

除了「集福分享箱」的物質寄送外，另一大項為處理社會孤立問題。貧窮兒童們在樂趣與文化經驗方面也受到了限制，例如音樂會、美術館、看電影的機會。因此俱樂部成立了劇場，由寺院會員的淨關寺（淨土宗）僧侶山添真寬主持，曾工作於東京的劇團，回鄉擔任僧侶後繼續發揮其專業，帶著劇團從事紙戲劇與人偶戲劇的演出，主要目的為「讓兒童笑在一起」，並集合類似的家庭實行社會培力，爭取各種參觀演出的機會（包括買票的募款），儘量解消社會孤立的問題，其共善摘要參見下表 2。

表 2 日本寺院零食俱樂部共善表<sup>26</sup>

項目	寺院零食俱樂部	說明
----	---------	----

<sup>24</sup> 《認定 NPO 法人おてらおやつクラブ》（寺院零食俱樂部），otera-oyatsu.club。  
<sup>25</sup> 〈御裾分け〉，《ウィキペディア》，ja.wikipedia.org/wiki/御裾分け。  
<sup>26</sup> 同前註 21，頁 213-232。

環境	過剩零食不再成為廢棄物。	零食再生循環。
社會	支援社會貧窮，避免兒童孤立。	集福分享箱與劇團。 單親家庭集結的社會資本。
經濟	1,500 多家的寺院循環經濟系統。	擴大零食至生活用品。 大賣場即期食品與用品的分享。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本個案從減少供品（零食）浪費的環境動機出發，連結到以集福箱支持社會貧窮，以劇團減低社會孤立，並成為循環經濟，更加入了故鄉稅，指定該俱樂部需要的食品與用品，直接送到俱樂部裝箱。愛情教育的學習者在現場的實習，體驗了「被依賴的感覺」，再加上動手做、儀式與和受助者的相見，在在引起概念思辯的動機，並且強化學習者的意義建構：從關愛到共善。

## 二、日本大學生協情境學習個案

在上述永續發展同心圓的脈絡下，日本的大學合作社（生活協同組合：下稱生協）提供了環境、社會與經濟的「共善情境學習」。追隨英國於 1844 年設立的羅岱爾先鋒合作社（Rochdale Pioneers Co-operative）之精神與七大原則，包括自願／公開、民主治理、經濟參與／盈餘比例回饋、自治／自力、教育推動、社間合作、關懷在地社會原則。其中的教育推動原更促成了開架圖書館與公民科學，羅岱爾先鋒合作社規定盈餘的 2.5% 作為教育推動經費，1854 年就設立了閱報室，當年公共圖書館尚未開架，之後閱報室漸成為開架圖書館，1861 年時有藏書 5,000 冊，此外出借顯微鏡與望遠鏡，鼓勵賞鳥等公民科學的發展，後來其它合作社亦跟進，成為傳統<sup>27</sup>。

雖然各大學生協的業務大同小異，本節特別介紹被評價為「值得依賴的所

<sup>27</sup> 王俊秀：〈日本大學生協的社會設計〉，《綠主張》，第 142 期，（2015.7），頁 18-19。

在」：東京大學消費生活協同組合（下稱東大生協）。東京帝國大學於 1877 年創設，發展至今，已有三個校園：本鄉、駒場、柏，先於 1946 年 6 月成立了帝大協同組合，1948 年消費生協法通過的隔年 2 月，東大生協創立，三個校園的生協會館（東大稱為厚生會館）也陸續完成，其中本鄉總部的一處店舖與中央食堂就在赫赫有名的安田講堂：1966-1967 反美日安保條約學生運動所占領的地方，學生反抗運動朝聖地。此外，駒場校園更是東大教養學部（大一大二不分系，或稱前期課程，先通再專）的所在地，通識教育的朝聖地，而生協的情境學習也是其教養課程的一環<sup>28</sup>。

東大的生協會費（社費）為 16,000 日元（各大學由 5,000-25,000 不等），畢業時退社，返還社費，亦即入社投資自己大學生活（食衣住行、保險等的受惠與學習）。以 2022 年度為例，會員 48,038 人，其中 13,895 人加入相關保險（生命、災害及賠償責任險），共同出資金額為 8.1 億日元，當年度營業額為 55 億日元，其中食堂事業占最大比例。生協是一種合作事業，當然也創造了就業機會，2022 年仍聘請 540 人（全職 31 人，半職 509 人），這是在 COVID-19 期間前後，十年前的聘請數為 611 人（全職 60 人，半職 551 人）<sup>29</sup>。

食堂還提供回教 Halal 食譜、推動 TFT（Table for Two）共食、每一餐收據有營養成分、鹽量與卡路里資訊，並存在學食卡中等。其中 TFT 共食的每一份由生協捐出 20 日元，支持發展中國家弱勢兒童的用餐<sup>30</sup>。甚至上述的學食卡還有「三師而後行制度」，即每一學期末，有三師：營養師、導師與醫師針對每

---

<sup>28</sup> 東大駒場的教養學部（1949-1983），英文名稱為 College of General Education，就是臺灣稱的通識教育學院，1983 年後雖已改名 College of Arts and Sciences，但仍是大一大二不分系上課之處，院名之後加上 Junior Division，日文仍稱教養學部：先駒場再赤門。教養學部創辦人矢內原忠雄教授（1893-1961），是一位反對日本殖民主義的學者，還於 1937 年被迫辭東大教職，被稱為日本人的良心：〈矢內原忠雄〉，《ウィキペディア》，[ja.wikipedia.org/wiki/矢内原忠雄](https://ja.wikipedia.org/wiki/矢内原忠雄)。

<sup>29</sup> 〈全国大学生協連の概要〉，《全国大学生生活協同組合連合会》，[www.univcoop.or.jp/about/about.html](http://www.univcoop.or.jp/about/about.html)。

<sup>30</sup> 同前註 5，頁 95-108。

一位學習者學食卡的內容展開檢視與諮詢，改善飲食與生活習慣，因此生協也成為健康守望者。這個制度始自學習者的家長時代，因此曾受惠於生協的家長們非常鼓勵其子女加入生協，可知情境意義<sup>31</sup>：因合作而受益，也會傳承，甚至畢業後繼續加入不同的生協，有助於強化共善連結至其人生意義。

東大生協由理事會來決策，專案經理經營之，目前理事長由綜合文化研究科石田淳教授擔任，理事會有 30 人，包括教職員工生，學生理事（大學生與研究生）依法應超過一半。專業經理依照業務契約，從協助新生入學開始，執行其各大業務（14 食堂、4 書店、8 購買部、2 駕照、2 旅行 / 留學、2 校外住宿、2 保險）及一些個別事業包括停車管理、校園巴士、畢業袍等，因此需要各種實體店及會館<sup>32</sup>。而在 2004 年大學全面法人化之後，生協得出資興建會館，並獲得經營權，一定時間後（例如 20 年），產權歸校方，稱為 PF I (Private Finance Initiative) 事業，例如駒場的會館到 2019 年，產權已歸校方、本鄉會館則到 2030 年，也是另一種合作事業。

生協情境學習所搭配的教養課程，包括討論課、微學分課、實習課等，更以社團與潛在課程的方式同步進行。內容即為師生們由生協所支持的校園生活體驗與經驗，杜威有一句名言：一盎司的經驗比一公噸的理論還要好用<sup>33</sup>。更重要的是教養課程為尚未選擇專業系科之前的兩年，不同生命相遇所產生的實踐共同體（community of practice）其思辯與實踐的力量很可觀，有助於催生主體與群體的學習意義。至於「生協民主」的落實，包括號召各校學習者社員參與菜單（menu）規劃、提案，產地拜訪、新餐點試吃會等，可知日本各大學的生協情境學習，從日常生活體驗、課程、生協參與到校園文化，甚至上述的金三

---

<sup>31</sup> 洪才舒：《學習的意義：華人社會與生命脈絡的視野》，新竹：國立清華大學學習科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4，頁 2。臺灣博碩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www.airitilibrary.com/Article/Detail?DocID=U0016-2912201413515605](http://www.airitilibrary.com/Article/Detail?DocID=U0016-2912201413515605)。

<sup>32</sup> 石田 淳：〈東大生協の概要〉，《東京大学消費生活協同組合》，[www.utcoop.or.jp/about/greeting/](http://www.utcoop.or.jp/about/greeting/)。

<sup>33</sup> 同前註 9，頁 183-184。另參見 Dewey, J. *Democracy and Education*. Free Press, 1966.

角的海外連結。如再以馬斯洛的需求層次表圖論述，則生協提供了學習者社員四種校園生活需求與經驗：生理、安全、社會、尊重，該圖頂端的自我實現正是追尋學習意義（含通識意義）與人生意義的校園版。如果過程中有儀式，就如同人類學所稱之通過「生命關卡」，在人生中產生了深刻印記。例如東大生協的中央食堂赤門（東大大門）拉麵開賣日，成為好兆頭的儀式。金澤大學生協食堂的竹筍特餐日，一起去採筍，列隊送到食堂，成為該校每年一次（數天）的儀式性餐點。情境學習與儀式都是促發意義發生的條件，東大生協情境學習表如下表 3。<sup>34</sup>

表 3 東大生協情境學習表

情境學習四要素	說明	附註
內容	東大生協（合作社），提供食堂、書店、購買部、駕照、旅行／留學、校外住宿、保險等校園生活之需。	學習者為社員，日常生活即為合作社情境。
脈絡	合作規模：價值倡議與價格商議。 自力救濟。	合作運動的團購脈絡
實踐共同體	生協民主。 協提供了學習者社員四種校園生活需求與經驗：生理、安全、社會、尊重（馬斯洛）。	落實七大原則，包括自願／公開、民主治理、經濟參與／盈餘比例回饋、自治／自力、教育推動、社間合作、關懷在地社會原則。
參與	理事會有 30 人，包括教職員工生，學生理事（大學生與研究生）依	參與菜單（menu）規劃、提案，產地拜訪、新餐點試吃會等。

<sup>34</sup> 同前註 31。

法應超過一半。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除了東大生協，不能不提一下日本第一號的同志社大生協。生協在消費者（自稱為生活者）購買及利用上扮演「合作力量大」及「公益帶來私益」的重要角色，被視為是一種日常生活的社會運動，也是「生活民主」的展現。不過早在 1898 年，同志社大學率先成立「同志社學生消費組合」，現稱為同志社生活協同組合，包括同志社大學與女子大學，兩校的校訓都是「良心」<sup>35</sup>，並將此「校訓人格」連結到合作社的經營：良心經營，並發展出「合作社，有你真好」的口號，過程中強調良心協同、良心協力，呼應其校名與校訓。此外，同（同志社）立（立命館）賽，配合兩校棒球賽，也推出生協特餐的比賽，已成為兩校共同的校園文化<sup>36</sup>。同志社生協更成立了京都家庭消費組合，首先鼓勵學校周圍的居民加入大學合作社，算是大學的社會責任了。這個模式仍在如北海道人口較少的地區，大學生協也歡迎附近社區的居民加入社員，以生活圈連結大學與社區，也是共善理念的落實。

接著探討大學生協的全國性組織，那就是於 1947 年（1958 年法人化）成立的日本大學生協連合會（Univ. Co-op，下稱生協連），加盟會員含括大專院校（包括高專、省廳大學校、專修學校）、共用機構（如國立天文臺）、獨立行政法人（如宇宙科學研究所）。2022 年時，該連合會有 215 個團體會員（其中有數個跨校生協，大學院校數超過 700 所），其業務主要有：教學研究商品採購、食堂事業、書店事業、旅行事業、校外租屋、校園電腦事業、校園紀念品事業、Univ. Co-op 品牌的產品（如食用油等）、保險事業、學生生活 110 專線<sup>37</sup>、網購

<sup>35</sup> 學校法人同志社，共有九所不同學校，奇中大學兩所：同志社大學與同志社女子大學。

<sup>36</sup> 〈【在校生向け】2024 年ミール定期券のお知らせ〉，《同志社生活協同組合》，[www.doshisha-coop.com/info02/info02\\_361.html](http://www.doshisha-coop.com/info02/info02_361.html)。

<sup>37</sup> 學生生活 110 專線為大學生協連合會的服務業務，包括在外租屋處的水電問題、房鑰丟失開啟、汽車/自行車救援與修理服務與其他校園生活的諸問題。



等。此外，該連合會自 2002 年起主辦讀書馬拉松活動，主張大學生四年內讀一百本書（課外書），並舉辦書評比賽，並將入選前 20 名的書推介為社員們。本活動企圖養成一生閱讀的習慣，期許他們未來搭電車時仍然繼續閱讀，成為電車中最美麗的風景<sup>38</sup>。

生協連有教職員工生社員共 154 萬（合作社會），2021 年度營業額為 1,308 億日元（合作經濟），內含各種環境友善的支持與選擇（合作環境），包括生協食堂（合作社經營的大學餐廳）共同採買附近環境友善之稻米與蔬果、環境友善筆記本等。因為合作的力量產生了議價能力，包括價值倡議與價格商議，即先有價值，再有價格，支持各大學的校園生活者，也就是日常生活的社會運動了。上述的三個合作項目構成了一個永續同心圓，也是共善同心圓。生協連更實踐了「金三角 3,000 公頃菜園換毒田計畫」（環境），金三角青少年留學日本計畫（社會）、全面採購金三角菜園之蔬菜，洽回頭冷凍貨櫃輪免費運回（經濟，ESG）等，展現了永續發展的共善觀，其共善摘要參見下表 4。

表 4 大學生活協同組合共善表

項目	大學生活協同組合	說明
環境	契作環境友善 / 無毒耕作之稻田與蔬果園。 回收再生衛生紙、大學筆記簿。 食堂食材與餐點透明標示（農夫姓名與照片）。 Univ Coop 品牌的食用油、醬料，沒有化學添加物。	金三角 3,000 公頃菜園換毒田計畫。  餐點收據明示營養成分與卡路里量。 永續良品。
社會	學習者社員民主參與，提案新菜單、區域試吃會、票選。 校際菜單比賽（搭配共立賽）。	連合會 154 萬社員。 合作立量大：價值倡議與價格商議。

<sup>38</sup> 〈讀書マラソンの紹介〉，《全国大学生生活協同組合連合会》，  
[www.univcoop.or.jp/fresh/book/marathon/marathon.html](http://www.univcoop.or.jp/fresh/book/marathon/marathon.html)。

---

	設立兒童食堂、回教學習者友善菜單。	金三角的社會培力。
	校園周圍居民加入社員。	
	理監事會一半以上為學生。	
	學食卡健康守望。	
經濟	年營業額 1,308 億日元（連合會）。	合作經濟很環境、很社會。
	聘用在地人員 540 人（東大）。	金三角的 win-win 成果。
	年營業額 55 億日元（東大生協）。	

---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日本的大學校園就是生協情境學習教室，學習者從加入組合員（社員）那一天開始，直到畢業，其食衣住行育樂，甚至包括畢業袍與謝師宴（如果在生協會館），都「籠罩」在生協的天空下。其間，學習者可能是受益者、決策者、提案者、參與者，並見識了因合作而促進了環境、社會與經濟的共善以及趨向生態中心主義。因合作而共善的生活經驗，也會將此經驗帶到教室與社會，內化與意義化成為個體的終極價值。

本節提出的兩個情境學習個案有些不同，零食俱樂部的實習體驗被用於愛情教育（關愛教育），情境為外加者。而生協的生活經驗用在教養課程，情境為內建者。前者學習者和自己的專業對話，後者和自己的生命與生活對話。提供思辯種子的教師，可以協助學習者找出「主體覺醒點」，創造促發意義的討論。

## 陸、結語

生協（合作社）思想與實踐於 2016 年被 UNESCO 登錄為無形文化遺產，顯然其共善思想（一起合作找幸福）與永續發展的實踐獲得肯定，大學教育也該從片面切割的回到整體有機的世界觀，許多系所的改名多少呼應此種趨勢。

目前臺灣的大學教育哲學屬於專業主義與進步主義，將訓練等同於教育，通識教育聊備一格。如回到學習者主體性，大學的專業與通識應該回歸上述「整體有機的世界觀」，為學習者合而為一，以追尋「大大的學」的機會。套用杜威的名言：教育即生活，則情境學習即校園生活經驗的累積。

而概念（concept）常常是從個人有意義的境遇（本文稱的情境）中被激發而生<sup>39</sup>，例如合作、幸福的論述，甚至包括對於情境中各種好奇心及因「理所不然」而提出的批判性思考，在在成為學習動機。如此，讓學習者會更有意願將其概念和知識系統對話，進而對學習與人生產生出意義（meaningful）。而教室將成為師生們雙向思辨的所在，特別是互為主體性會在更大的格局中出現。生協的情境學習當然也成為有感的通識師生共學、共作、共享的內容，而其結果就是環境、社會與經濟的共善觀，其中當然包括促進學習者反思的習慣<sup>40</sup>，最容易從其自身的校園生活經驗開始。

學習者作為社會的一環，先校園社會，進而延續進入社區社會、職場社會、地球社會，通識意義的共善觀內化成為其價值：先內化再文化，將共善作為一生帶得走的終極價值，如海明威說的行動饗宴（movable feast）。由於人生是由許多選擇而組成，且伴隨著自我的連續發展與更新，如果經過前述零食俱樂部與生協的情境學習，那正是連結與反思的機會，並賦予自身有了更寬廣的學習與人生意義（例如共善），那麼其選擇就會多一些價值理性，少一些工具理性，然後成為自我超越<sup>41</sup>、獨特且為促進共善世界的大學學習者。

---

<sup>39</sup> 余民寧：《有意義的學習：概念圖之研究》，臺北：商鼎文化出版社，1997，頁57。

<sup>40</sup> 同前註9，頁187。

<sup>41</sup> 同前註31，頁19。Frankl, V. E. *Man's search for meaning: An introduction to logotherapy*. Simon & Schuster, 1984.

## 參考文獻 References

### 一、中文文獻

- Ron Miller:《學校為何存在？美國文化中的全人教育思潮》，張淑美、蔡淑敏譯，新北：心理出版社，2007。
- 王俊秀：〈Part 3：宿學與共學：清華學院的化學實驗〉，載於陳幼慧（主編），《通識最前線：博雅與書院教育人文培育圖像》，臺北：政大出版社，2013。
- 王俊秀：〈日本大學生協的社會設計〉，《綠主張》，第142期，（2015.7），頁18-19。
- 王俊秀：〈第12章：社會包容關聯的永續發展目標〉，載於簡又新（主編），《永續發展教育》，臺北：中鼎教育基金會，2021。
- 王俊秀：〈當東方遇到西方：永續發展同心圓、盤長理論與GNH〉，載於黃之棟、黃瑞祺（主編），《綠色思潮與環境、政治》，新北：碩亞數碼科技有限公司，2014。
- 王俊秀：《大學抓地了嗎：當學士袍遇上市鎮》，五南，2019。
- 余民寧：《有意義的學習：概念圖之研究》，臺北：商鼎文化出版社，1997。
- 洪才舒：《學習的意義：華人社會與生命脈絡的視野》，新竹：國立清華大學學習科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4。臺灣博碩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www.airitilibrary.com/Article/Detail?DocID=U0016-2912201413515605](http://www.airitilibrary.com/Article/Detail?DocID=U0016-2912201413515605)。
- 強納森·蓋貝：《新世紀的探索：追尋生命的意義》，楊世波譯，新北：新雨出版社，1997。
- 黃俊傑：《大學通識教育的理念與實踐》，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2015。iRead eBooks，[doi.org/10.6327/NTUPRS-9789863500667](https://doi.org/10.6327/NTUPRS-9789863500667)。
- 黃俊傑：《轉型中的大學通識教育：理念、現況與展望》，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5。iRead eBooks，[doi.org/10.6327/NTUPRS-9789863500698](https://doi.org/10.6327/NTUPRS-9789863500698)。

赫曼·達利、約翰·柯布：《共善：引導經濟走向社群、環境、永續發展的未來》，溫秀英譯，新北：聯經出版公司，2014。

蘇永明：〈黑格爾對盧梭的學習者中心論之批評〉，《通識在線》，第 32 期，(2011. 1)，頁 31-33。

## 二、外文文獻

Anderson, John R., et al. "Situated learning and education." *Educational researcher*, vol. 25, no. 4, 1996, pp.5-11. *Sage Journals*, doi.org/10.3102/0013189X025004005.

Dewey, J. *Democracy and Education*. Free Press, 1966.

Frankl, V. E. *Man's search for meaning: An introduction to logotherapy*. Simon & Schuster, 1984.

Lave, Jean and Wenger, Etienne. *Situated Learning: Legitimate peripheral participation*.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Press, 1991.

Readings, Bill. *The University in Ruins*. Howa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Rockström, J. and Sukhdev, P. "A new way of viewing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and how they are all linked to food." *Stockholm Resilience Centre*, 14 Jun. 2016, [www.stockholmresilience.org/research/research-news/2016-06-14-the-sdgs-wedding-cake.html](http://www.stockholmresilience.org/research/research-news/2016-06-14-the-sdgs-wedding-cake.html).

Weber, M. *Economy and Society*. edited by Guenther Roth and Claus Wittich,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8.

## 三、網路資源

"Margaret Mead." *Wikipedia*, en.wikipedia.org/wiki/Margaret\_Mead.

"Situated Learning." *Wikipedia*, en.wikipedia.org/wiki/Situated\_learning.

〈【在校生向け】2024 年ミール定期券のお知らせ〉，《同志社生活協同組

合》，[www.doshisha-coop.com/info02/info02\\_361.html](http://www.doshisha-coop.com/info02/info02_361.html)。

〈矢内原忠雄〉，《ウィキペディア》，[ja.wikipedia.org/wiki/矢内原忠雄](http://ja.wikipedia.org/wiki/矢内原忠雄)。

〈全国大学生協連の概要〉，《全国大学生生活協同組合連合会》，  
[www.univcoop.or.jp/about/about.html](http://www.univcoop.or.jp/about/about.html)。

〈御裾分け〉，《ウィキペディア》，[ja.wikipedia.org/wiki/御裾分け](http://ja.wikipedia.org/wiki/御裾分け)。

〈読書マラソンの紹介〉，《全国大学生生活協同組合連合会》，  
[www.univcoop.or.jp/fresh/book/marathon/marathon.html](http://www.univcoop.or.jp/fresh/book/marathon/marathon.html)。

《認定 NPO 法人おてらおやつクラブ》（寺院零食俱樂部），[otera-oyatsu.club](http://otera-oyatsu.club)。

Rankin, William. “Natural Learning.” *Unfold Learning LLC*,  
[unfoldlearning.net/2016/11/28/natural-learning/](http://unfoldlearning.net/2016/11/28/natural-learning/).

入試広報室：〈たよってうれしい、たよられてうれしい。「おてらおやつクラブ」の活動について学びました〉，《名古屋産業大學》，2023 年 5 月 15 日，[www.nagoya-su.ac.jp/2023/05/27177/](http://www.nagoya-su.ac.jp/2023/05/27177/)。

石田 淳：〈東大生協の概要〉，《東京大学消費生活協同組合》，  
[www.utcoop.or.jp/about/greeting/](http://www.utcoop.or.jp/about/greeting/)。

京都大學：〈京都大学特色入試説明会 2023（京都）〉，2023 年 6 月 21 日，  
[www.kyoto-u.ac.jp/ja/event/2023-06-21-0](http://www.kyoto-u.ac.jp/ja/event/2023-06-21-0)。

認定 NPO 法人おてらおやつクラブ：〈増え続ける支援要請に「おてらおやつクラブ」は大ピンチ?! インパクトを損なわず、効率を高めることに試行錯誤の 1 年〉，《note プレミアム》，2023 年 6 月 29 日，  
[note.com/oteraoyatsu\\_club/n/n63ea63d7f5aa](https://note.com/oteraoyatsu_club/n/n63ea63d7f5aa)。

## **Abstract**

This article aims at exploring on how situated learning could be linked to the meaning of general education and further to the meaning of lif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llege undergraduates. Firstly, the concept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ssociated with common good is discussed in terms of its historical context. In addition, the purpose of University is always a question to be asked since her spirit has changed gradually. Two Japanese cases of situational learning, Temple life-supporting boxes and Univ. co-op, are presented to reflect their appropriate content, context, community of practice and participation based on their being dependent or co-beneficial experiences. In particular, community of practice and participation are essential to developing dialogue among students. Thus, the concept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s suitable for their cross-discipline discussion among environmental, social and economic aspects. As a result, a mindset for the common good instead of person good might evolve and internalize into their life. Through situated learning, it is likely to enable and empower students, as beneficiaries, decision-makers, participants, to be engaged in the situation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with a meaningful life-long value of common good as a result. In addition, the concept of co-op and its practice has been enlisted to be UNESCO's invisible heritage in 2016. For both two cases, cooperation is the most essential avenue to the state of common good. College students, based on their daily life experiences, are able to earn their opportunities to make their learning and life meaningful in terms of consistent dialogues with themselves. Accordingly, meaning of common good might evolve and internalize within a self-refreshment and development process. In a word, the meaning of stimulation toward common good, as an ultimate value, will be a "movable feast" as Hemingway once said.

**Keywords:** meaning for general education, situated learning,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for the common good

## **Extended Abstract**

This article aims at exploring on how situated learning could be linked to the meaning of general education and further to the meaning of lif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llege undergraduates. Among others, two Japanese cases of situational learning, Temple life-supporting boxes and Univ. co-op, are presented to reflect their appropriate content, context, community of practice and participation based on their being dependent or co-beneficial experiences. In addition, the concept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s suitable for their cross-discipline discussion among environmental, social and economic aspects. As a result, a mindset for the common good instead of person good might evolve and internalize into their life.

By definition, situated learning refers to daily life experiences that can be transformed into impact and motivation by which related concepts are linked structurally within their community of practice. The process encourages participation and meaning-making, in any form, among students.

Based on a long-term development, those philosophical concepts such as equality, justice and cooperation are integrated into a paradigm of common good. Through the power of intersubjectivity, the spirit of common good does lead to the state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mong environmental, social and economic aspects.

The first case of situated learning is about Temple Offerings Club (TFC) that covers more than 15, 000 temples and 500 NGOs. The club has initiated a project to recycle those offerings into life-supporting boxes by which children poverty problems can be solved partially. In addition, a theatrical group established to tackle the problem of social isolation of children.

Nagoya Sangyo University (NSU) participates in TFC internship program by carrying out her caring education program. Students are sent twice a month to experiencing “being dependent” at the first place. Following services of packing, greeting cards writing, delivering and a ritual, students bring the learning impacts back to the classroom and link to concepts such as poverty, empowerment, ritual, art therapy, design thinking,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so on. This community of practice brings about possible solutions toward COVID-19 poverty that help needed increase from 315 to 8,548 household.

**Table 1. Checklist of Situated learning of Temple offerings Club in Japan, Nagoya Sangyo University (NSU)**

Items	Description	P.S.
Content	To experience the feeling of dependence in Rinshou-ji Temple, Kasugai City, Aichi Prefecture, Japan	Education for caring in link with Maslow’s concepts of love and belonging
Context	Poverty of children resulting in social isolation Economic poverty through social	COVID-19 caused poverty Request for support of Single-family from



**A Re-Discourse on how College Students Could Inspire a Meaningful General Education:  
Two Japanese Cases of Situated Learning Engaged in a Meaning for the Common Good**

	poverty	315 to 8,548 units
Community of practice	Over 1,500 Temples and 500 NGOs and supporting groups	Powerful networking through cooperation
Participation	Packing of life-supporting boxes, card writing and sending. To participate in ritual for sharing life-supporting boxes at Temple To meet those who are supported by Temple	Ritual can reinforce the meaning of caring

**Table 2. Checklist "For the common good", Temple Offerings Club in Japan**

Items	Description	P.S.
Environmental	Temple offerings are not dumping	Recycle temple offerings
Social	To support social poverty and to prevent children from social insulation	life-supporting boxes and
Economic	Green economic recycle system among 1,500 temples	To extend Temple offerings to life-supporting boxes

The second case of situated learning is about Univ. co-op which has been supporting daily life needs of students and faculty members since 1950s. National Univ. Co-op Union (NUC) and Tokyo Univ. Co-op (TUC) will be addressed in a networking context. By joining in the Co-op, students invent themselves in a reliable, safe and healthy campus life and witness the common good among environmental, social and economic aspects. Co-ops all together make themselves a powerful union by which value advocacy and price negotiation are possible. Value advocacy cases cover green contracted farming, Golden Triangle 3,000 acres replacing to Framing field Project among others.

Tokyo Univ. Co-op (Komaba Campus) is famous for her liberal art education program with two-year non-departmental study. Students are encouraged to propose new menus, new ideals and to participate in board meetings that known as Co-op democracy. Students are actually covered fully in a Co-op situated space and atmospheres. Many courses use Co-op as case study to link with students' daily life experiences. Cooperation brings common good that stimulates learning impacts more or less and are eventually delivered into the classroom for concepts and meanings-

formatting.

**Table 3. Checklist of Situated learning, Tokyo Univ. Co-op, Komaba Campus**

Elements	Description	P.S.
Content	Tokyo Univ. Co-op provides cafeteria, book stores, shopping, housing, travelling and insurance among others	Students are Co-op members and their daily life in Campus is actually a situated learning field
Context	Co-op scale bring about value advocacy and price negotiation Self-help by cooperation	Social movement through collective power
Community of practice	Co-op democracy Provides members four following needs by physiological, safety, belonging and self-esteem	To carry out the Co-op seven principles of Voluntary, Democratic, Economic Participation, autonomy, Education and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16 out of 30 Co-op board of directors are students	To participate in new menu planning, site visits among others Decision-making for their daily life

**Table 4. Checklist "For the common good", National Univ. Co-op (NUC) and TUC (Tokyo University Co-op: TUC)**

Items	Description	p.s.
Environmental	-To contract those environmental-friendly farmers -Recycling products like toilet paper and notes among others -Information transparency of cooking materials, producers and farmers at Co-	-Golden Triangle 3,000 acres replacing to Framing field Project ( NUC ) -Each meal receipt indicating nutrition, calorie and salinity

**A Re-Discourse on how College Students Could Inspire a Meaningful General Education:  
Two Japanese Cases of Situated Learning Engaged in a Meaning for the Common Good**

	op cafeteria	-To provide student-oriented
	-Univ. Co-op brand of chemicals-free	goods based on
	oil, sauce and so on	sustainability
Social	-Through Co-op democracy, members	-15.4millions members
	are able to propose or vote for new	(NUC)
	menus.	-Powerful cooperation:
	-Menu competition among campuses	value advocacy and price
	-To set up children canteens	negotiation
	Halal menu for Islamic students	-Social empowerment of the
	-Resident members from surrounding	Golden Triangle project
	neighborhood.	
	-Above one half of border members are	
	students.	
	-Meal card to watch members' health	
Economic	-Co-op economy with a 130.8 billion	-An environmental and
	yen revenue (NUC)	social friendly Co-op
	-Local employment of 540 ( TUC )	economy
	Co-op economy with a 5.5-billion yens	The win-win efforts of the
	revenue ( TUC )	Golden triangle case

In conclusion, two cases of situated learning are presented through a process of content, context, community of practice and participation by which to peruse meaning of common good is possible. In addition, the concept of co-op its practice has been enlisted to be UNESCO's invisible heritage in 2016. For both two cases, cooperation is the most essential avenue toward the state of common good. Through situated learning, it is likely to enable and empower students, as beneficiaries, decision-makers, participants, to be engaged in the situation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with a meaningful life-long value of common good as a result. College students, based on their daily life experiences, are able to earn their opportunities to make their learning and life meaningful in terms of consistent dialogues with themselves. Accordingly, the meaning of common good might evolve and internalize within a self-refreshment and development process. In a word, the meaning of stimulation toward common good, as an ultimate value, will be a "movable feast" as Hemingway once said.